

卷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一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1

1 2 3 4 5 6 7 8 9 5

皇朝類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卷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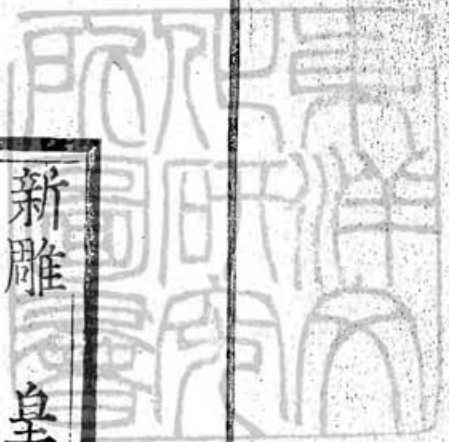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皇朝類苑卷第一

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錢俛入朝

太祖眷禮甚原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俛而取其地

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俛感泣再三

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復封識甚密以賜俛且戒以塗中密觀洎即塗啓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俛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秦亭之西北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關地數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

為桴蔽渭而上後番部率帳族絕渭奪筏殺防兵出師與戰剪戮甚衆生擒數拾人繫俘於獄以聞

太祖憫之曰奪其地之產得無爭乎仍速邊州之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優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里於朝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 太祖曰安

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 太祖曰苟用其

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太祖曰苟用其

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

子矣 錢俛進寶犀帶 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俛請宣示一

觀 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
傲大愧服其規模豈不宏遠哉

王全斌伐蜀之歲是時大寒

太祖著帽絮被裘御 武殿氈帳曰此中寒尚不能
禦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使持賜全斌其
伐江南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入辭以匣劔授彬曰
副將而下不用命斬之漢瓊等皆服栗畏懾此所以
見御將之恩威皆出於一

太祖皇帝將喪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
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祗書朱雀門須著
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 太祖笑曰之乎者也
助得何事

太祖服用儉素退朝常衣純袴麻鞵寢殿門懸青布

綠簾殿中設青布幔 以上出楊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
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
書云 出傳簡公佳話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
地 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
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
所處 出東軒筆錄

太祖開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
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出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
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

鄉外輅執綏且備顧問 上因歎儀物之盛詢致

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

上謂左右曰作宰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肇
於此 此文正公筆錄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庫曰封樁庫每歲
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
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畜滿五百萬
緡遣使遺北虜之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則散府財
募戰士以圖攻取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內藏庫出歸
田錄

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

太祖朝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

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

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

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
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
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
侍坐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
用黃金裝肩昇乘以出入

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官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
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
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溺器擲之於地令杵碎之
曰汝以何器貯食以此不亡何待 以上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

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惣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

出丁晉公設錄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權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豎子可斬也此天解舍耳汝豈得敗之耶

始平公云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獵墜馬怒自挾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歎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邪早來吾乘快旨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誠知為君之難也不幾

乎一言而興邦乎 太祖有焉

太祖採聽明遠每遇邊閫之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

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

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何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

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

荆楚孟昶有脣亡齒寒之懼而西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謀者孫遇齎蠭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

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筭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上藉器甲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

王仁贍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恐已惡露塵數全斌等數將貪贖貨財弛縱兵律懼爲所誹反欲自蔽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仁贍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思慎但止有曹彬一人爾臺臣請深治征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民裕先鋒自大散關入蜀劉自夔峽路而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沉義倫爲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沉等回

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

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消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說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帥餘皆進摧之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著字太祖令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旣商量不下何爲對朕堅自服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獨罪臣獨清雪不爲穩便臣是以一向服罪

太祖曰卿既自欲當罪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
從初謂 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
呈乞全老母一身

太祖充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慎勿殺是
他無罪過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
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
耳曹之四子瓌璋琮珣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以上
出丁晉公談錄

宋白言開寶九年零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且尚
未霽 太祖遣中使禱無畏三藏塔與之誓言儻不
止即毀其浮圖又俾近臣齋三木與嶽神宿齋日雨
不止當施桎梏於汝至太極殿宿齋辰巳間雨霽洛
陽令督役夫輦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還御明德

門賜赦觀衛士歸營車駕還宮雨復作無畏胡僧唐
開元中至長安玄宗甚禮重之每所雨輒應事具李
德裕次柳氏舊聞及李華碑見揚文公談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
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
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
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
者由我 太祖能強幹弱支致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告
曰蕞爾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
力攻必取之 上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
成心盡力竭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
牙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

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
生獲之 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爲
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
負之 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爲 陛下用得間則
走河東耳 上怒命以鐵槌槌其首曳出融曰人誰
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 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
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
太祖讓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
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尚何所言 上悅撫之
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

白 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
來使可也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
寢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
外密資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
上之偉度 揚文公談苑

太祖明聖慈慧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
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
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軍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
財物能從吾令則不違汝推帶於是三軍曰不敢遣
命 出丁普公談錄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槌者 上問曰此何以異
於常槌而獻之軍校密言曰 陛下試引槌首親之
槌首即柄劔也有刃韜於中平居可以爲杖緩急以

備不虞 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 上怒謂宰相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

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勅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

太祖末年始征河東 太祖即位即一舉平晉也

周廣者開寶中為內外馬步軍都頭親近好言外事一日白 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傍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况尊無二上而奉命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國

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俶生辰即遣廣為使俶猶襲故態廣曰比有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牀西向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希寵賞

太祖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其御下之英略如此

劉錕性絕巧自結真珠鞍勒為戲龍之狀獻

太祖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駭伏償以錢三百索上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錕在國中多置醜以毒臣下

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卮酒銀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

太祖笑謂之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銀銀慙謝

太祖善御豪傑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爲國然死者人之所難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主皆侍側有天武廂主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於委頓左右內侍數十人皆善武藝伉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泗洲

檻生虎來獻

上令以全羊

臂與之虎得全肉決裂而食氣甚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喏不合視之有骨橫鯁喉中上目左右內侍

李承訓即引手採取無所傷嘗因御五鳳樓有風禽冒東南角樓鴉尾上

上顧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內侍失其姓名攝衣攀屋桶以登緣歷危險取之以獻觀者膽落蓋試其趨捷也

太祖始自總戎爲士衆畏服及踐祚善訓戎旅隸兵籍者多以配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藝或角力鬪歐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隸上軍十月後騎兵皆侵晨出城習馬至暮歸飼馬不令飽雖苦寒馬常汗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議取蜀有天武軍主武超曰西川

除在天上不可到若舟車足跡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賈勇思奮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纔七千人居常衛士直廬中咸給以棊枰令對奕爲樂曰此徒端居終日無他思慮以此使之適情耳

太祖平蜀擇其親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內殿直別立班院魏川殿直南郊賞給比本班減五千遂相率擊登聞鼓訴其事 上大怒曰朝廷給賜自我而出安有例哉盡捕連狀者四十餘人斬於市餘悉配隸下軍遂廢其班一日內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奔市詰得遺火卒縛於火中自是內司諸署莫不整肅並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惟忠易州何繼瑀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

謙溥隰州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瑋權之利悉以與之其貨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謀者夷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出東齋記事

太祖將改年號謂宰臣等曰須求古來未嘗有者宰臣以乾德爲請三年正月平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固閱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鑄字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儀問之儀曰蜀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太祖大喜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中闈幕無文采之

飾嘗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出聖政錄
太祖初臨御欲知外事有史珪者嘗為隊長掌衛殿
廡事入白頗得實後有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貴之
親吏在德為姦知州國子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
素與珪善以事告珪圖去夢昇珪記於紙伺便言之
一日採懷中所記進曰祇如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
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貴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
吏取記紙召黃門付中書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
又曰與左贊善珪慙快而退俄坐漏禁中語黜官
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弟時兩浙錢王
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純於普置在廡下會車駕
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

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
之 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耳開寶中教坊使衛某年老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
領小郡 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
弟令於本部中遷叙乃以為太常太樂令出澠水燕談
自唐天寶後歷肅代藩鎮遂不復制及以五代之亂
太祖即位罷藩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生
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即時聽命
太祖晚年好讀書嘗曰堯舜四凶之罪止從投竄
何近代法網之密哉盖有意措刑矣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